

奉化許文玉署

唐詩綜論

劉俊題



唐詩綜論

奉化許文玉著

唐詩綜論叙目

(I) 緒論——追唐詩之源於楚漢魏晉南北朝

(II) 本論(一)唐詩的統緒

(二)唐詩的體製

(三)唐詩的材料

(四)唐詩的批評

(五)餘論——推唐詩之變於宋

唐詩是中國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種大文學。以前研究唐詩的人算是很多，可惜都不曾定出綱目來，作一種綜合的研究。編者頗不量力，負起空前的整理責任，寫出這個大題目綜論。

因為中國南方纏綿勻整的篇詩項早當從楚漢數起，順魏晉南北

朝直到于唐方始發達成功。這條源流先須叙清，纔可談入唐詩。——作緒論。

寫到唐詩，其本身發達歷史又委實很長。不得已擡出幾位唐詩的總統人物來，其餘次等的詩人，我們便因勢利導的把他們都歸了宗，那唐詩的統緒就不難明白了。——作本論第一章。

序論詳在源流；統緒之論，詳在派別。皆是用縱看法。至于篇體的構築和字句的造合的樣子，這是平展的研究頭一步工作。我們現在分築篇造句用韻三項來論唐詩的體製，併且說明所以孳乳的源因。——作本論第二章。

研究篇句和押韻種種，都是詩的外表間架問題。詩的內蘊的材料，品類極繁，還須要有撮端的論述。這又是平展的研究第二步工作。編者不避愚誣，將唐賢恆用的詩料列叙出來。——作本論第三

章。

詩的外部和內部都約略研究過，批評不免隨之而起。編者採取舊評，用己意排比申釋；上叙詩家批評，下叙詩話家批評。——作本論第四章。

論唐詩訖，其影響後代如何，確亦重要問題。編者偏武斷唐詩的變局即是宋體詩。其餘如「冠裳土偶」之類，俱不足述。故推唐詩之變卽至宋而止。——作餘論。

——右凡六章。十七年六月，從新都返里，住宿于環園萬竹青翠之樓，頗欲乘閒編書，乃以每日手中所展玩之唐詩，隨筆論數其源流體製種種。又因爲這是預備將來學校裏用的，故只當作講演的底稿，并不文之以言了。艸稿未完。卽東西就食，間隔多月，至十八年三月一日全書寫成。奉化許文玉。

唐詩綜論 叙目

唐詩綜論

(一) 緒論

——追唐詩之源於楚漢魏晉南北朝



詩做到唐，過去的歷史已經是很長久了。現在講中國詩的歷史的，好把三百篇放在頂格。可是這個習套，編者要討論唐詩的發源，却不敢襲用。這其中自有我主觀的話：我以為三百篇只是中國北方民俗的文學。至於中國南方民族的文學呢？那就要推荆楚的騷歌了，那就不在上古的時代而在中古的時代了。這是明明的，中國詩到了楚以後，便成爲北部和南部的交流時期。西漢幾隻大樂歌，大致句子整齊的就是南方新調；句子參錯的還是西北老調子。但那時候西北調已不常用，而新調却頂通行——這自然是楚以後的中國政治區域已把南方統轄了的緣故。從此纏綿的南歌別開一座峰頂了，這應該永永紀念楚文學的大成功！接着還

有漢皇帝出來，造立樂府，采編各地風謠，這一類都是可歌唱的，就叫「樂府詩」。還有一類單是文人自己腦筋絞出來，並不能歌唱的，就叫「徒詩」。從此「樂府詩」和「徒詩」分道揚鑣一直到我們待要叙說的唐詩還是如此。這應該永永紀念漢文學的大成功！後來樂府詩一派，到了漢末曹操出來，首倡樂府詩的革命。從此樂府舊題，只存空名，很少有利詩中意義相關的了。所以論到這時候的樂府詩的功用，既可借此咏嘆時事，也可以憑此發舒個人的憤懣。——這是「樂府詩」和「徒詩」的接近一個極明白的傾向。同時他的兒子曹植用十九首五言古詩的體調，狀景物，寫情性，一字一句，都是經琢練過的。從此中國詩界裏頭確實建立着門庭了！這是「徒詩」的一個大進步！曹氏父子開了這兩個新局面，往後數千年的中國詩人——直到如今，統要繼續它們而努力。這應該永永紀念魏文學的太成功！跟着是六朝前期逐漸把詩的聲色拓開，到了後

期齊梁時代，詩的格律韻調，逐漸工穩，——王闈運八代詩選把這些都稱爲「新體詩」。這種從奇倔的變到勻整的句語，也是使中國古今數千年的詩人，擺脫不了這個模樣。我們也該應永永紀念六朝文學的大成功！

以上這幾時代的文學，都是造成唐詩的基件。何以見得呢？我們據記憶的尋些軌轍來看。

〔甲〕楚騷與唐詩

從楚大索創作離騷以來，接着便有「續騷」「反騷」「廣騷」「悼騷」「感騷」「感騷」「反反騷」等一類的擬製。這種模擬法，大多是貌同而心異的。唐賢造詩，却時有異貌同心的製作。舉列如下：

李白學騷，

胡應麟詩藪云：「太白以鳴皇等篇擬離騷。」茲按太白遠別雖亦時

用騷意。

李賀學騷，

沈德潛說詩碎語云：「李長吉詩每近天間招魂，楚騷之苗裔也。」這二位寫的仙語鬼語，後世傳誦最多，數起典來，却不能忘了開闢虛無思想的荆楚文學。

韓愈學騷，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云，「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於離騷。」又按方東樹昭昧詹言續錄云，「昌黎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詞氣抑揚，一篇轉換，用力處，歸之於命，反騷意。」此可謂最善學。

柳宗元學騷，

說詩碎語云，「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又昭昧詹言云，「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還有詩聖杜子美也是祖騷，曾自語云，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在詩聖希冀自負的口中，已可期見楚騷所居文學上最高的地位，可不消說是唐詩重要的泉源了！但是到了晚唐，學騷的只成一個標榜的空名，本旨早歸無踪影了。

黃子雲野鴻詩的云。「至義山專求有娥皇英之喻而推廣之，倡爲妖淫靡曼之詞，動以美人香草爲護身符帖，末學無知，又因之而變爲香儉體。」

〔乙〕漢魏詩與唐詩

漢京流傳的樂府詩，原有極笨拙的作品。唐賢如杜工部的杜鵬開首

疊句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韓昌黎的庭楸詩，却更用敷衍的語氣云，

「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

馬位的秋窗隨筆以為是古人拙處。其實杜韓都是模倣漢樂府江南而株守得非常可哂！因為那篇江南是「相和歌辭」，——相和決不止一人一次，故有反覆呻吟之辭。而杜韓本是「徒詩」，也擬起對唱的調子來，未免太不倫了！再如李白的笙篴引，也徒然借漢樂府命題，並不狀寫妻止其夫的聲口，所以唐子西文錄要譏其失體了。還有像劉商的胡笳十八拍，偏要擡出蔡琰的偽作做基址，這似乎大可不必。此外還有用笨抄的手段，如董思恭的三婦豔，

「大婦裁紈素，中婦弄明璫，小婦多姿態，登樓紅粉妝。丈人且安坐，初日漸流光。」

這明明是從漢人相和歌辭清調曲相逢行截取一段，改換幾字，算爲己作罷了。

以上任意舉出幾首唐詩摹擬漢魏的不對，或是失之強效，或竟是文不顧題的了。所以論到唐詩源出於漢魏而別有成就的，這些都不是。我們舉出下文來：

(a) 用漢樂府語法 如李白之烏棲曲，戰城南，野田黃雀行，雉朝飛等多有師承漢鼓吹相和雜謠諸曲辭。

(b) 用漢樂府題例 如盧照鄰劉生，以人爲題，頗宜于相和吟嘆，而實祖漢相和歌王子喬曲。

(c) 用樂府揮寫時事 借樂府舊題吟咏時事，始于曹操之薤露蒿里等

曲。這是第一次樂府革命。直到了杜甫出來，索性自創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篇樂府，寫天寶年間亂况，和曹操寫董卓的亂漢，確是異代同調，異曲同工。這是第二次樂府革命。曹操發端開闢的新路，等到五百年以後的詩聖人出來，樂府詩才得了這一宗大收穫。

(d) 用鼓吹歌頌功德 柳宗元鼓吹錢歌十二曲，以唐開國功業標題，頌美備至。

(e) 用長篇敘事 白樂天的長恨歌琵琶行，用長篇敘事，其源實出于漢代雜曲歌辭。王闈運論唐詩曰，「白居易歌行純似彈詞，焦仲卿妻所濫觴也。」

(f) 用全篇七言 全章七言句調，推曹丕的燕歌行為初祖。六朝以來，除鮑照外，此道尙少人過問。直至唐賢蔚起，乃成爲極通行的詩體。

(g) 用聯章詩體 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是各整章的五古聯為一篇的

創例。再看唐賢律體，如杜老諸將秋興等，也能一氣注成，無割裂形跡，實與古詩同揆。

(h)用虛字作骨 黃子雲評鴻詩的曰，「偉長用虛字作骨，彌覺峭勁，七子中自成一格。」又曰，「次山效偉長而有獲。」按徐幹室思詩句法，如「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即黃子雲所說例也。元結詩如春陵行「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撲之」亦然。

(i)用哀歌陳述時政 曹孟德的苦寒行，王仲宣的七哀路逢飢婦人等作，都是當時亂離景象的實錄。錢泳履園譚詩以爲杜甫的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等，即祖此諸篇。峴備說詩又以爲杜甫奉先咏懷及北征乃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這種痛定思作，確有詩史的價值。

(j)用長辭咏懷 阮籍擬爲咏懷八十二首，六代以來，嗣響極少。

唐初有陳子昂作感遇詩三十八章，陳沈箋引僧皎然語云，「其源出于阮

公咏懷。」盛唐有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履園譚詩亦以「儼然阮公咏懷」比之。案子昂太白都是轉移唐詩的有力大員，阮詩影響之大可推知了。

〔丙〕六朝詩與唐詩

六代的詩人，肯把楚漢以來詩的種芽，滋培起茂葉和濃花來，讓唐賢坐收好果，這是何等的美事！所以我們要研究唐詩，必先要細心體認六朝那般詩人造出來的特色。我們再不要像汪師韓固執着齊高帝譏刺謝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的話了！（詩學纂聞引南史）更不能效韓退之的武斷「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了！（引見宋許顛彥周詩話）

（一）我們要注意下列幾條源流：

（a）開樂府聲色 詩辭聲色，到了鮑謝大開。范晞文對牀夜話所舉的鮑照詩，「朱唇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確是張籍王建造語之祖。

(b) 用樂府風趣 古樂府最有風趣，謝康樂的短詩却頗近似。如東陽溪中贈答二首，第一首「可憐誰家婦」是贈的；第二首「可憐誰家郎」是答的。這是淵源于漢雜曲歌辭董嬌饒而加以分章變化的。唐詩如杜甫的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前半是王郎語杜，後半是杜答王郎。也是用這一種。

(c) 用咒體 升庵詩話卷三錄孟東野詩云，「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評謂此辭風華秀豔，有古樂府意。今考楊說實嫌籠統。孟詩乃用北齊盧士深妻崔氏所作禪面咒體。咒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引載虞世南史畧）

(d) 用律之漸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云，「六朝之末，偶儻頗切，音

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籥于陳隋也。」其中尤推小謝有開唐之功。嚴羽滄浪詩話云，「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胡應麟詩藪外編云，「唐人五言短古，多法宣城，以其朗豔近律耳。」規備說詩云，「謝朓名句絡繹，清麗居宗。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真確論矣。」

(o) 變歌行之體 王夫之唐詩評選云，「六代人作七言，于末二句，輒以五言足之，實唐律詩之祖。蓋歌行之變體也。」按如梁簡文帝擬古春情諸篇，即船山所云之例。初唐如王績輩，猶沿用此體，乃從歌行變至律體之過渡狀態。

(f) 開七言排律 梁沈君攸桂檝泛中河，乃七言而以對仗行之。實七言排律之祖。(參看船山古詩評選卷一)唐賢如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

俱從此來。

(g) 開古詩作法

沈德潛云，「西洲曲似絕句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

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劉希夷七言古發源于此。」王闈運論唐詩亦云，「張若虛春江花月用梁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爲大家。」

(h) 開俳句新辭

六代人喜爲白描詩，句辭新妍。如謝靈運詩有「初

篔包綠籜，新蒲含紫茸」之句，謝朓詩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句，皆狀景妙聯。方回顏鮑謝詩評以爲唐人之詩，無不襲此等語句。

藝苑卮言云，「謝氏俳之始也。」蓋指此。

(i) 變清商曲調

師友傳習錄載張歷友說云，「白香山楊柳枝曲，蓋

本于六朝之折楊柳歌詞也。其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按香山輕雋派所作格調，翻舊曲而趨工整。

(j) 變宮體 唐詩掀宮體之瀾，而變成爲新局。此派亦極有聲色。王闓運論詩云，「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豔絕倫，居然青出。王維繼之以烟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

(k) 變樂府古題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人喜爲樂府辭。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鷄鳴高樹巔，但詠鷄。」按此亦即唐人李嶠等咏物詩之起原。

(l) 復齊梁句格 胡應麟詩藪外編云，「中唐風淪歷城水，月倚華陽樹。晚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皆句格之近六朝者。」又云，「初唐律有全作齊梁者，王翰春氣滿林香是也。中唐律有全作齊梁者，劉方平新歲芳梅樹是也。」

(m) 用冲澹語致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

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峴傭說詩云，「韋公古澹，勝于右丞，故于陶爲獨近。」按唐賢清靈冲澹之品，韋固足稱，王孟究亦大家，皆靖節嗣響。

(二) 六代融會於杜陵 杜老集詩界之大成，久著定論。今姑舉最有關係之數家列下，並不敢謂包盡于此。

(1) 雜顏字 茗溪漁隱叢話引王彥補塵史，「古之善賦詩者，工于用人語，渾然若出于己意。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畫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臾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按鎔鑄字典，乃作隨手之妙，本不可以屈指。何況子美一大詩人！茲聊以前賢之說，錄示一例。

(2) 法庾句 後山詩話云，「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句法出于庾

信，但過之耳。」按杜有陝之流麗。

(3) 取陶境 陶詩明靜，惟子美能拈用此境。姑舉一例以言。張子韶心傳錄云，「陶淵明詞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

(4) 擷徐華 徐陵詩如走馬戲書應令云，「片月窺花簾，輕寒入錦巾。」又山池應令云，「猿啼知谷晚，蟬咽覺山秋。」皆杜律麗句所本。

(5) 學陰何新格 子美有解悶詩云，「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自述語可證。

(一) 唐詩的統緒

全唐詩人，可選舉三位統領出來。大概古體詩的統領，推李仙人；近體詩的統領，推杜聖人；不分古近體而專宗隱逸清靈一派的統領，推王高人。這三位真不愧爲全唐詩的重心，全唐的大詩人幾乎都和他們成立直接的或間接的關繫。我們寫出下文來看，統領已推定，他們前後或同時的詩人都是他們詩的緒餘。

統緒「二」

「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

——敖陶孫評李白。

李白對於詩的主張，他自己曾說過，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這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聲口。所以清初王漁洋要說「六代淫哇總廢

聲」了。但李白究不爲是劈空起來，自有他的詩源所在，遠代姑勿論，就論從唐起，寫列于下：

〔甲〕李白淵源：

(1) 陳子昂

前人稱許陳子昂做的感遇詩三十八篇是一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漁隱叢話引盧黃門云，〕唐詩開風氣之先，自然推子昂。不久李白起來，作古風五十九首，和子昂詩的規模很近。宋犖漫堂說詩以爲這都從十九首出來。

(2) 劉希夷張若虛

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都是古今最傳誦的七言古詩。沈德潛以爲這種體製是「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似數首絕句，攢簇而成。」後人稱贊太白是歌行之聖，其實是太白

能夠學得此種罷了。

(3) 崔顥

崔顥有題武昌黃鶴樓詩。太白看了，有詩道：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太白要擬一首，較量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見漁隱前集卷五引

該聞錄云，）就詩論，太白不過勉強學步，終非其才。

「乙」李白影響：

(1) 李益鄭谷

陸時雍的詩鏡總論云，「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蕩耳

。太白力有餘閒，故游衍自得。益將矻矻以求之。蓮塘驛遊子吟自出身手，能以意勝。謂之善學太白可。」李益之後，有鄭谷能擬益詩意。

(2) 李賀温庭筠

張戒的歲寒堂詩話云：「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又胡應麟的詩藪內編云，「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濫觴。」太白樂府，除長吉外，飛卿亦稱善學。薛雪的一瓢詩話云，「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

(3) 顧況貫休

李白用西洲格調，作長干行，這是情味豐厚，而辭意古淡的一種體製。顧況有棄婦詞，就是這派的肖子。所以有人把它添增幾句混入李白集裏，後經元人蕭士贇指出這篇是顧況原作。這明明是一件顧況擬李白詩的故事。全唐詩話載皇甫湜爲況文集序云，「偏于逸歌長句，駿發蹕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常人所能及。」這更像是批評李白的話。

貫休最慕太白詩有縱橫氣，所作古意詩第八首開句云，「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貫休詩中最傳稱的一篇是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傲岸不減太白歌行語。

統緒「二」

「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敖陶孫評杜甫

前人謂杜詩無字不有來歷，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仿佛杜老自道作詩甘苦，總在書卷工夫。其實這還是表面的話，杜老心胸，確自有物。劉熙載詩概云，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杜詩又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于論詩無與，然其

詩之所尙可知。」

杜詩真實之理，只許獨有。若論於前賢有承受，於後學生影響，此須考究辭格氣態，舉列如下：

「甲」杜甫淵源：

(1) 王楊盧駱

杜詩戲爲六絕句的第二首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流萬古流！」

仇兆鰲詳注引容齋續筆云，

「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四子之文。」

可見杜老也是心存四子的綺麗體了。詩眼舉出杜詩綺麗的句子，如：「一
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2) 沈佺期

草堂詩話錄詩眼說，

「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可見杜老的律法，本自沈氏。

(3) 家學

草堂詩話集錄後山詩話云：「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言』，但過之耳。』茗溪胡元任云，『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又鳳臺王彥輔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其詩有紺霧清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

，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法矣。〔諸說均同。〕

〔乙〕杜甫影響：

(1) 王昌齡岑參

范曄文對牀夜語錄王昌齡從軍行「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以擬岑參之「早知逢世亂，少小漫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實皆杜老北征一派。嘉州又有赤驃馬歌輪臺歌，並悲壯不減于杜。

(2) 韓愈

峴傭說詩有「南山一首，昔人以擬北征」之語。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也說「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又邵博聞見後錄則謂「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這都足徵韓愈長篇，沉雄厚壯，多師法杜甫。

歲寒堂詩話引蘇子由云，「韓詩豪，杜詩雄；杜詩之雄，可以兼韓詩之豪。」

(3) 孟郊

韓愈論東野詩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奐。」自己願如雲龍追隨。孟詩這種「奇險斬截」（元范德機木天禁語評）的力量，恰是承接杜老氣燄。

(4) 張籍

雲仙雜記載張籍學杜逸事一則云，「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歲寒堂詩話云，「張司業詩，思深而語精。」此得杜之簡麗。

〔附〕張籍派——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見升菴詩話卷十一。）

參錄雲溪友議說云，「始水部張籍爲律格詩，惟朱慶餘親受其旨。旣而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咸及門焉。寶歷開成之際，子遷（項斯字。）尤爲水部所知，聲價特甚，故其詩格與之相類。」

(5) 賈島

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明說出做詩要走「奇僻」一路的。後來賈闓仙顯走這路，全唐詩小傳云「闓仙詩思入僻，當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不之覺也。」如此用思，真所謂「二句三年，一吟雙淚，」不消說要出語驚人了。

〔附〕賈島派——李洞姚合方干瑜鳧周賀九僧（全見升菴詩話卷十一）。

案賈島派諸人詩，全唐詩皆收錄。獨九僧爲宋初詩人，詩亦散落不完。歐陽修六一詩話云，「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

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之，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溫公續詩話云，「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僧者，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近謝旡量大文學史邵祖平唐詩通論均失考。故本論詳錄之。

(6) 盧仝

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詩數內編卷三云，「少陵拙句，寶玉川之先導。」句拙之極，往往變爲怪句

。李東陽麓堂詩話云，「盧仝詩有怪句。」

(7) 元稹白居易韋莊

杜少陵之詩，巨細總萃，自然是「排比鋪張特一途」了。（見元道山論詩絕句）元微之數盡古今詩人，以為「未有如子美者」，尤推重其長篇云，「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這就是元白新樂府所本。近王國維寫錄韋莊的秦婦吟，辭亦鋪排誇張，馳驟闊勢。（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四期。）

(8) 姚合

張爲詩人主客圖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以合為人室。合句如武功縣中第四首有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又送顧非熊下第歸越詩，「家中去城遠，日月在船多。」皆清雅接杜。

(9) 李商隱唐彥謙

蔡寬夫詩話引王安石云，「唐人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薛雪一瓢詩話云，「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黃子雲野鴻詩的云，「人皆謂杜陵歿後，義山可謂肖子。」諸說統稱義山獨得於杜。視傭說詩復舉七律爲說云，「少陵七律，義山學之，得其濃厚。」又云，「義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陸時雍詩鏡總論云，「李商隱七言律，氣約香甘，唐季得此，所謂枇杷晚翠。」按義山律體，微密閒豔，羣推爲唐詩勁殿，而實老杜開之。胡應麟詩藪內編云，「杜語亦有太纖近晚唐者，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之類。」

又後山詩話以爲唐人學杜詩惟有唐彥謙，石林詩話又謂楊大年劉子

儀皆以彥謙詩「用事精巧，對偶親切。」可知彥謙和義山元是同脈。升庵詩話卷八更舉二家實相同云，「唐彥謙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秦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輶非所宜，況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幸免相如渴病歸。即李義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

(10) 杜牧薛能

唐書牧本傳稱牧詩情致豪健，此真不愧爲小杜。瓢詩話云，「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牆，豈特人稱小杜已哉。」言實褒甚。小杜才筆豪健可知。

又有薛能詩，雖無子美大雅之度，但氣力却自杜學得，可以無忝。全唐詩話載薛能題集後詩云，「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

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柱被諸侯殺繭衡，縱到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此詩確可以鼓吹老杜，後開金元裕之一派。

(11) 陸龜蒙皮日休

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黃山谷云，「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這話可想見杜詩的典實膽博了。陸龜蒙的詩，「用實」極多。（見詩鏡總論）這自然是受杜詩的影響。但做詩過求膽博，往往不能出奇，所以老杜開出「玉山草堂」一派的拗體律詩來。（見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如陸龜蒙與皮日休唱和詩，也是喜用七律拗體——所謂「吳體」的一體。

統緒「三」

「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

——敖陶孫評王維。

宋蔡條的西清詩話云：「王摩詰詩渾厚閒雅，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也。」按摩詰清旨，自著特色。全唐詩人，無論在摩詰前後，也多有摩詰宗派可尋的，今試列舉如下。

〔甲〕王維淵源：

(1) 王績

陶淵明開了隱逸詩人一派，六代迄隋，配稱有歸附資格的却還無人。到了唐初才有一位太原王績出來繼續淵明的田園詩派。績自銘爲「有唐逸人」，嘗耕于東臯，號東臯子，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多種黍稷，春秋釀酒，歌飲爲樂。我們看了這位「五斗先生」的生活，和從前「五柳先生」真是無獨有偶！所以二位先生的詩辭式子，雖然隨着時代變遷，而詩情逸興，確可遙接的。到盛唐王摩詰出，格外爲歌唱自然的詩人生色了！前人說摩詰詩極自在，不知摩詰實是祖彭澤而宗東臯，即以王

續的野望詩爲例，這種清幽的吟興，真可說是上追彭澤之情，而下開輞川之派。至于句體的工穩，尤其爲摩詰宗法。

(2) 沈佺期宋之問

詩藪內編卷四云，「右丞五言工麗派，「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楊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按沈宋承齊梁餘習，元遺山所謂「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是也。摩詰五言既學此種，卽七言亦不甚遠。峴傭說詩云，「摩詰七律，有高華一體。」

(3) 張九齡

詩藪外編卷四云，「曲江清而澹。」陳沆詩比興箋云，「曲江淵源彭澤，敢王章之雅操。」又詩藪內編卷二云，「唐初承襲梁隋，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

而益以風神者也。」又內編卷四云，「右丞五言閒澹一派，「寒山轉蒼翠」「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按摩詰不但五言極擅此種。七言亦稱是。峴傭說詩云，「摩詰七律，有清遠一體。」

「乙」王維影響：

(1) 孟浩然

王孟詩向來是聯稱的。詩藪外編卷四云，「浩然清而曠。」方東樹續昭昧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孟山人有其閒遠。」案山人清曠閒遠，自足與高人爲鄰。峴傭說詩云，「孟浩然五言風格與摩詰相近。」抑且句法亦相似，升庵詩話卷三舉摩詰句如「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與浩然句如「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可較。

(2) 常建

詩藪外編卷四云，「常建清而僻。」又內編卷二云，「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這真也不愧爲高人之鄰。《岷傭說詩》云，「常建五言風格與摩詰相近。」

(3) 儲光羲

儲王也可說是同調。《詩藪外編卷四》云，「儲光羲清而適。」又內編卷二云，「儲光羲閒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岷傭說詩》亦云，「儲光羲田家諸作，真樸處勝于摩詰。」皆推儲在王上。而儲亦源出于陶。《續昭昧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儲太祝有其樸實。」

(4) 王昌齡

《詩藪內編卷二》云，「曲江鹿門王丞常尉昌齡光羲宗元應物，陶也。」《岷傭說詩》云，「王昌齡五言清逸。風格與摩詰相近。」又云，「王昌齡櫻欄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

外有神韻。」這和摩詰最似。

(5) 韋應物

王韋也是向來聯稱的。詩藪外編卷四云，「王維清而秀，韋應物清而潤，」又內編卷二說韋潤之義云，「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峴傭說詩云，「韋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日落羣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又云，「三韻五言古，摩詰蘇州皆有之。蘇州幽澹，摩詰清遠，春夜竹亭一首送別一首可見。」按王韋雖微殊，而韋亦同源于陶。續昭昧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韋左司有其冲和。」

(附) 韋應物與祖詠

峴傭說詩云，「祖詠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蒼秀之筆，與韋相近。」習韋詩可

參。

(6) 柳宗元

詩藪外編卷四云，「柳子厚清而峭。」又內編卷二云，「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按此則柳州不能比摩詰，然清趣同源於陶。續昭昧詹言卷八云，「陶詩祖述者，柳儀曹有其峻潔。」

(7) 劉長卿

峴傭說詩云，「劉長卿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較王韋稍淺。其清妙自不可廢。」按此種詩境，讀摩詰詩感覺尤多，而庵說唐詩所謂以理趣勝者即此。

(8) 裴迪 邱丹

漁隱前集卷十五錄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

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實藥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舄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按集中所附詩，自是同調。迪丹附麗王暉，亦猶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附杜集，並有雲龍相隨之觀。

(9) 錢起

全唐詩話載高仲武云，「錢起詩格清奇，理致清淡，右丞許以高格。」又岷傭說詩云，「大歷劉錢古詩，亦近摩詰，然清氣中時露工秀。」按錢實法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中興高步屬錢郎，拈得維摩一瓣香。」

(10) 白居易

白有閒適詩，可與摩詰爲類。白此類亦學陶。白所作「效陶潛體詩

十六首」自序云，一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倣其體，成十六篇。
一觀白詩清旨，真彭澤之異代賞音，與摩詰閒趣，派原相同。

（二）唐詩的體製

唐詩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要是讓夢溪筆談的著者沈括用正格的偏格的解答，一定弄得膠固的了！因為唐人做詩自然不會是先由通國定出幾條正格的或偏格的詩律教詩人遵守着做的。果真是這樣，唐詩就是死的了！——這想就是唐人的「應制詩」也不會如此的。我們現在研究唐詩，頭要提憶唐詩以前中國詩已有迢遙的歷史。姑就近些說，「唐」元是靠近六朝的時代，六朝詩的氣習唐人自然是承受的。我們認清這個時代的關繫來討論唐詩的體製，那就要從六朝到唐一貫的看去，纔教我們能夠看出唐詩的孳乳來！現在我們區分論端，大之篇體，小之句體，韻

脚，從遞傳的論到變化的樣式。

A. 築篇

研究篇體結構法，大概可分爲起承與轉接二種。用此二種論証，亦可明六朝詩進而爲唐詩的關繫。

(1) 論起承 六朝人的詩篇用起承法律，雖然不甚嚴，但已開了例端。我們舉出二謝的詩來看，如大謝的過白岸亭詩，

「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空翠難強名，漁釣易爲曲。」

這詩是用「漁釣」句承「近澗」；「空翠」句承「遠山」。又如小謝的郡內登望詩，

「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岵帶遠天。」

據桂馥札樸卷六云：「威紆」承「溪」；「巉岵」承「山」。這種用法，到了唐詩杜出聖人來，運用得非常圓熟，孳乳變化更繁多了。今用桂

馥所舉杜律諸例，錄示如左：

「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例」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九日寄嚴大夫

這詩是以「不眠」承「愁思」；「何路」承「險艱」。

「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例」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有客
這詩是以「避俗」承「卜宅」；「疎快」承「患氣」。

「三四承首句，五六承二句例」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重過何氏

這詩是以「拋甲」「臥槍」承「朝參懶」；「移柳」「足粱」承「野趣長」。

「三四承」一句，五六承首句例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游何將軍山林

這詩是以「卑枝」「接葉」承「夏木」；「鮮鯽」「香芹」承「風潭」。

「三四單承」二句例

「才微歲晚尙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酬郭十五判官

這詩是以「藥裏」承「臥病」；「花枝」承「春生」。

「中四分承」二句例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

這詩是以「添線」「動灰」承「冬至」；「舒柳」「放梅」承「春來」。

「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例」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屣近微香。」秋野

這詩是以「掉頭」「曝背」，言檢身之疏，承「禮樂」；「風落」四句，言野處之樂，承「山林」。

「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例」

「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霜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溼搗香粳。」雨

這詩是以崖黑鳥明承「斷雲」；「秋日」四句承「微雨」。

「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例」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陵風竝，金壺引浪偏。」陪李梓州泛

江

這詩是以「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

「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例」

「貼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早起

這詩是以「丘藏曲折」承「開林」；「步有躋攀」承「貼石」。

「五六承首聯，七八承領聯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合開

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

兒須讀五車書。」題宿學士茅屋

這詩是以「晴雲」「秋水」承「巖居」；「五車」承「萬卷」。

「後四承前四例」

「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

水，邨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卽爲家。」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這詩是以亭臨山水承江流；煙對浦沙承日斜；狂歌形勝承晏賞；醉卽爲家承京華。

「遞承例」

這例爲陸書所無；由我自己考得。如韋莊雜體聯錦，前聯末句與後聯首句疊字相遞生文，是其證。

(2) 論轉接 從六朝到唐，詩篇中所用轉折法，完全更變樣子。我們試拈出阮籍的詩來看：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

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詠懷詩其三

這篇用「驅馬」一句作轉接，却並不設轉字。我們更看謝靈運的詩：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燕始飛，天曩桃始榮，灼灼桃悅

色，飛飛鷺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鳥歡蔓延，樛葛欣纒榮，眇然遊宦子，悟言時未并，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侘僚豈徒然，澶漫絕音形，風來不可托，鳥去豈爲聽。」悲哉行

這詩到「遊宦」句一轉。也並不特設轉字。——這都只是用「意轉」！到唐詩轉句都要用字了。例如杜甫遺興五言古體，轉句用「君看」，「自非」等字。尤其是唐人七絕轉句，用「借問」「但使」「若非」等字，幾于繁不勝數了！

B. 造句

唐詩的句調，要算中國歷代詩裏頭最複雜的了。因爲唐詩恰處于中心時代，上有漢魏樂府，古詩，六朝新體詩，許多成績可資運用；下是五代宋人的詞，乘時待發。所以綜括唐詩的句法，至少可分下列四種：

1. 「樂府句」

唐代詩人，仙才鬼才，稱極一時之盛。它們的詩章，句法奇變，幾使不可方物。——這都是用樂府驕縱自恣的筆法。舉例如李白的遠別離，蜀道難，雜用短長句子，往復吟嘆。又如李賀的古鄴城童子謠猛虎行，純用三四字句，拙怪絕倫。

2. 「古詩句」

古詩句法，多平潔自好，不比樂府詩那樣放誕的了。舉例如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李白的古風五十九篇，皆歛氣，騁情，愈深，愈永，不浮，不蕩。

3. 「律詩句」

齊梁已開律體，句法嚴整不亂，從小謝以至徐庾父子，都是順着這箇趨勢走去。唐初上官祖夔沈雲卿宋之間杜審言，並皆以翰墨風流，不廢齊梁爲宗旨。從此以後，律句要愈加工穩的了。

4. 「詞句」

唐詩到了「晚唐」，溫李專用纖穠綺靡的句子，快要降而爲「詩餘」了。後來如鄭谷的五言律詩趙璘郎中席上賦蝴蝶有「尋艷復尋香，似閑還似忙」之句，簡直是詞調；杜荀鶴的春宮怨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亦琢鍊近詞。

綜窺以上四種句調，初盛中晚四期唐詩，皆不外用此。至于隨手之變，紛紜萬狀，雖善述者亦無能爲役。惟累句躓字，在所必斥，則不可以不知。杜少陵號稱集詩之大成，汪師韓詩學纂聞尙議其瑕痕甚衆。茲取汪氏所錄，標例列后，爲造句借鑑云爾。

1. 「撐句」

「翠柏深留景，紅梨迴得霜。」真元皇帝廟

「深」「迴」二字，開後人撐句陋派。

2. 「合掌句」

「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結愁亭。」題鄭著作
「恨水」「愁亭」合掌。

3. 「啞句」

「壁色立積鐵。」鐵堂峽

五仄似疊韻調啞。

4. 「粗率句」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春水生
次句粗率。

5. 「含混句」

「留門月復光。」台上得涼字

「留門」不知說月說人。

6. 「支湊句」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八哀鄭虔

「鍾」謂鍾繇鍾會父子，「顧」或謂野王，或作虛字，皆似支湊。

7. 「牽強句」

「歸楫生衣臥。」寄韋有夏

下三字不貫串。

8. 「矯飾句」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次

「爆嵌」「崩凍」字太造作。

9. 「紆曲句」

「萬古雲霄一羽毛。」咏懷古迹

句紆曲而無著。

10 「晦拙句」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期嚴明府
下五字亦晦拙。

11 「拖疊句」

「無數春筍滿林生。」三絕句

「無數」滿」字重出。

12 「猥併句」

「白頭吟望苦低垂。」秋興

「望」低垂」猥併。

13 「杜撰句」

「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續得觀書

「南喜」「北吁」不成語。

14「類書句」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鷄）

俗調似類書。

C. 用韻

唐詩用韻的問題，隨着詩章發達的情形層層起來了。概括的說，唐詩用韻的範圍，和唐詩用韻的技術，是一件最值得研究之事。下文所述韻制問題，即屬於前者；其換韻，雙單韻，重複韻，和韻等，則屬於後者。

1. 「論韻制」

用韻取自然諧合之美。古人和今人發聲的習尚不同，自然韻也要隨時變遷，誰肯硬拉起嗓子用佶屈聱牙的古韻脚呢？因此我們用機械的韻部來計較古人做詩押的韻，不免時有小出入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真詩

人自有用韻的神聖特權，——真詩人用的韻，是得心應手的，斷沒有威屈于什麼功令制定的韻目！像唐朝許敬宗們所定的同用獨用的韻制，當時詩人旁行斜出的韻脚用的很多，還不肯向「制定」的討生活哩！我們引胡應麟摘錄的各條來看：

一東

楊巨源聖壽無疆詞，王逖上武元衡七言律，王建宮詞俱出「宗」字。劉得仁秋日杜甫雨晴五言律俱出「農」字。

二冬

薛逢五峯隱者七言律出「中」字。

三江

李商隱柳枝五言絕出「鶯」字。

四支

杜甫北風首尾俱用四支韻，而中兩用五微。

十灰

賀知章絕句出「衰」字。

十一真

杜甫玉山七言律出「芹」字；贈王侍御排律出「勤」字。

十二文

張祜讀曲歌五言絕出「人」字。

十五刪

李商隱贈張書記排律出「蘭」字。

八庚

李白秋浦歌五絕出「屏」字。

九青

曾虛中寄司空圖五言律出「清」字。

以上都是用韻旁出的例子，詩人不肯強就「韻範」足可想見了。這種唐人定出來同用獨用的兜戲兒，我們只消付之一笑罷了。不過我是反對他干涉藝術神聖之罪，不是像清朝段玉裁因為要表彰古韻來說同用獨用不對的。段氏舉的杜甫近體詩用五支韻的二十七首：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萬里戎王子憶過楊柳渚二首。重過何氏山雨
尊仍在。一首。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一首。贈畢四曜一首。元日
寄韋氏妹一首。秦州雜詩唐堯真自聖一首。過南鄰朱山人水亭一首
。過故斛斯校書莊燕入非傍舍一首。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一
首。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一首。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一首。宿

昔一首。鸚鵡一首。猪一首。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峽內歸田客一首。孟冬一首。和江陵宋大少府暮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一首。紫宸殿退朝口號一首。秋興昆吾御宿自逶迤一首。傷春鶯入新年語一首。贈崔十三評事公輔一首。偶題一首。同豆盧峯知字韻一首。復愁江上亦秋色一首。解悶憶過瀘戎摘荔枝一首。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漁陽突騎邯鄲兒一首。

以爲都是五支韻獨用，不雜脂之一字。又舉韓愈答崔立之八十二韻亦獨用五支。段氏舉出這許多例，來證明自己手定的第一部（之哈），第十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的疆界之不可紊亂，作一種古韻光復運動。可惜還不曾注意胡應麟的話。（見上四支韻舉例。）我們且把北風一首近體時寫出來看：（杜集北風有二首，不聯篇。）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

，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這首詩「洞庭」「鴻雁」，「十年」「六合」都相對，不能不說是一首近體的拗體五言律詩。但是用了五支的「垂」，八微的「歸」，「稀」，七之的「芝」，恰恰把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的疆界混成一團了！不知段氏又將何解？近來做舊體詩的，都携着什麼袖珍詩韻，却不曾曉得唐代的真詩人是只用天然合拍的韻；而那完全馴服于韻制的，却是後來一般詩匠之所爲了。

2. 「論轉韻」

一首詩若一韻到底，往往不能使句法靈便，所以要用轉韻之法。轉韻總以自然爲宜，無論何體之詩都如是。試撮諸舊說列下：

a. 五言樂府 葉燮原詩外篇云：「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于轉韻見宛轉相生之妙

。」

b. 七言歌行 六朝人的七言歌行，除鮑照一家外，大抵皆轉韻抑揚，聯句靈活，初唐各家，即承此一派，故多轉韻而不亂。（用四庫全書總目古詩選提要。）

c. 五七言古詩 原詩外篇云：「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薛雪一瓢詩話亦云：「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七古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叙而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

3. 「論用雙韻單韻」

古體是不管什麼雙韻單韻的。雙韻單韻的問題，起自近體排律。施閏章蠖齋詩話云：「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韻，十二，十四，二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五十韻之類。並無十一十三十五韻者。考之杜集，良然。」又云「大抵排律雙韻，初盛惟沈佺期答魑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真四十八韻，沈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爾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然往往五十韻百韻中，韻意重複，瑕瑜互見，似可稍省。」又列舉單韻諸篇云：「排律單韻：五韻，宋之間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鄰至聖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王維沈拾遺新竹山中示弟青龍寺送熊九。七韻，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間酬李丹徒；盧照隣宿晉安寺贈左丞吳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

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王維田家過盧員外。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口級；王維贈焦鍊師。十一韻，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間雲門寺早入清遠峽；盧照隣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十三韻，宋之間入瀧洲江。二十五韻，楊炯利劉長史。」

4. 「論重複韻」

用重複韻，究竟是古代詩的技術粗拙。唐詩也還是承襲先代的習慣不革。我們可以引嚴有翼藝苑雌黃摘錄的充例：

「古人用韻，重複押韻者甚多。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倣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眼」字，二「天」字，三「前」字；園人送瓜詩押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秘書押二「虛」字；贈李邕押二「厲」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喜岑薛遷官押二「萍」字。退之贈張籍詩押二

「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等。」

b. 「論和韻」

和韻是做詩的一種玩戲。這自然不是做詩的正則，不過詩人想因難見巧罷了。這個惡例是從唐人開的。劉攽中山詩話論唐詩廢和，有三種分別，今據述如左：

a. 次韻 依其次用韻，先後無易，叫做「次韻」。全唐以元白皮陸次韻的詩最多。

b. 依韻 依韻只是同在一韻，不必「審步相尋」的了。這例唐人用的頗多，如白樂天酬夢得以予五月長齋延僧徒絕賓友見戲十韻就是。

c. 用韻 用韻是用彼之韻，不必照次序。劉貢父舉韓愈和皇甫湜陸渾

山火用其韵一首爲例。韓集韓醇注云：「湜此詩不傳于世，不知貢父何所據而言之？」據我的意思，韓詩的題目，既特著「用其韵」三字，自然是把皇甫湜詩的韵不管次序的和訖，決不比「次韵」那樣的呆板和「依韵」那樣的單簡了。

(三) 唐詩的材料

詩人要發表他的主觀的想像，不能不有所憑藉寄託，這種所憑藉的所寄託的，就叫做「詩的材料」。有人主張詩不是堆垛學問的，如施閏章的蠖齋詩話用「眼中着不得金屑」做比喻；還有人主張詩是都從書堆裏出來的，如葛立方韻語陽秋所謂「欲下筆自讀書始」；又有人也不論學問讀書，只主張詩要有材料，如蘇軾評孟浩然詩以爲「韻高才短，嫌其少料」。平心而論，第一說只是反對古典詩，第二說也不過排斥里諺詩，都是

沒有眼光顧到整個的詩。第三說評論詩料，評者自己做的詩，連俳優小說方言俗語，在在輸運于筆端。可知在大詩人看來，宇宙間事物無往而非詩料正不單限于典籍裏頭了。王世懋的秋圃擷餘稱「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啍牛溲，咸成鬱致。」這正是大詩人駕馭詩料的技術！我們姑存妄想，把唐賢筆端運用的一切詩料分類排列起來，系以例證釋明於左：

一，羣經

經語質古，詩中最不易馭用。杜詩用一句「致遠恐泥」，蘇東坡看了歎口氣道，「經語終不可用。」但杜詩如「馬鳴風蕭蕭」，用經語添進一字便極好。韓文公題臨瀧寺詩「離家已五千」，據困學紀聞引書語「彌成五服，至于五千」為證，意義亦長。可知蘇翁詩見，還不免是太狹窄的了。

二，諸子

子書所述典故，質態每極靈活，蓋本不過充文章之美，特設事例出來。詩人取此活的材料，運用入詩，自然賦陳委曲和說部一樣的了。如困學紀聞引寒山子詩所咏「施家兩兒」，句義穩麗，其事出于列子。又如捫蝨新話評杜詩「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爲高妙語，「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于淡，合氣于漠」之義。

三，道教

宗教往往爲學說所排斥，而爲文藝所吸引。我國道教，意義愜悅，極其迷信。所用術語要旨，都無具體可講。有時詩人用了，不免入其「理窟」，而辭語却極有新致，如李白草創大還詩云，「仿佛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卽是一例。許彥周詩話釋這詩云，「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窻塵，丹砂妙藥也。」

四，**僊釋**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詩以風雅爲宗，僊釋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始參半攔入。究其實，與刪詩之旨，顯然懸隔。」這也是固哉高叟之論！我們知道僊釋語入詩並不是唐賢創例，六代大詩人如郭璞謝靈運都曾用過，都有極精新的成績。難道風風雅雅正之體，僊釋書真是不入局的詩料嗎？

五，**神怪**

神怪不可諦釋之說，用入詩中讀之，令人縮舌驚詫，陡起好異的心理。馬位的秋窗隨筆釋杜詩三川觀水漲云，「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引魏書爾朱兆傳證此是用河神縮水脈事。這正仿佛和九歌寫「靈」一樣的迢遠不可思議！

六，**天文**

唐人咏物詩，也有是咏天文的。天文種種，一般人看到了不得解析，于是造出許多的傳說來。詩人利用這種離人很遠不易憑証的材料，實施藝術的手段，造出自己主觀的境界，附麗着悲的或樂的情感。有些大詩人用古代的「欽天監」記載的天文變象，襯托時事的實況，那更可見得意在言外之妙。周紫芝竹坡詩話云，「史記天官書，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于此可以爲工也。」

七、時政

例如杜甫的麗人行兵車行諸篇，即是彈劾時政之作。近來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極推崇道，「這樣明白的反對時政的詩歌，三百篇以後從不曾有過，確是杜甫創始的。古樂府裏有些民歌如戰城南與「十五從軍征」之類，也是寫兵禍的慘酷的；但負責的明白攻擊政府，甚至于直

指皇帝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樣的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胡先生又舉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那一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爲空前彈劾時政的史詩。其他如哀江頭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篇也都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詩」。和杜甫同時的還有元結的閔荒詩，張籍的沙堤行傷歌行，稍後還有元稹的上陽白髮人白居易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都是指摘時政的新樂府。所謂諷諭詩的一派到了這步田地總算是告成功了！

八，「風俗」

風俗即是詩歌的對象。除出那般廊廟詩人，誰也脫不了風俗的影響。如三百篇的陳風，描寫巫鬼的風氣；屈平澤畔行吟，也做出祭歌來，寫侑靈的俗尚。往後士大夫起來做詩人的，頗多忘了道人之職，騷人之事，或一意而孤行自己的習見了。全唐代表的詩人杜子美却有詩指拜物

風俗的；也有詩記土產食品的。如遺悶詩用「烏鬼」，「黃魚」等名都是取些「風土志」的資料。草堂詩話引元微之「病賽烏稱鬼，巫占五代龜」之詩句，證烏鬼爲神鴟——因爲楚峽之間，本有事烏爲神的習俗。又以巴中臨江，故可常食水產的黃魚。杜詩他篇如「青青竹筍」，「白白江魚」，也是當地寫出的文學。

九，「小說」

王伯厚評寒山子詩如「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懵懂」，事出世說；如「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涉獵廣博。寒山子的詩，近來胡適之先生，在光華周刊上曾表彰過的，原是一個很有名的唐朝詩僧。楊升庵還有談過沈佺期曾用公冶長通鳥語的故事，作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這也是饒有談諧風趣的。可知說部所歡迎的各種有趣故事，沒有不可以入詩來！

十、
雜戲

雜戲也是一種很好的詩料。班孟堅賦漢都，把雜戲用在篇中描寫。隋朝薛道衡的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韵詩又把雜戲當作題目發揮。數到唐賢的詩藝，還有用一種單技戲做題材的，如吳騫拜經樓詩話卷四所錄鄭谷的龍州韋郎中先夢六，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縷方牙著腕輕，寶帖蚤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甲重新擲印成。」這種葉子戲，多虧詩人的腕力，闖進藝術的境界了。我們今日還能夠追查葉子戲的起原，不是靠着詩人的麗語垂傳的嗎？

十一、
俚語

唐詩最富於表現時代性，自然要用了許多俚語進去。唐詩的俚語用法，我們約可統括為下列三種：

(二)有用俚語做調子的

據遜齋閒覽說，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調的，要

以杜荀鶴羅隱爲多。轉錄閒覽所載各詩如下：

「杜荀鶴詩如曰，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輪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減日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

這種調子頂是流麗生動，也算做詩的一格。

(d) 有用俚語做助辭的。詩學纂聞有「時俗語入詩」一條，專論唐人的詩，集例為證。轉錄于后：

「如遮莫」(猶言「儘教」) 頻煩 (鄭重) 得得 (猶言「特特」) 至竟 (猶言「到底」) 不當作 (猶言「先道個不該」也。孟襄陽詩，「更道明朝不當作」) 生 (可憐生，「大瘦生」) 聖得知 (見韓詩。然「不得其解」) 不分，生憎 (杜詩「不分桃花紅似錦」) 赤憎 (猶云「生憎」。杜詩「赤憎輕薄遮入懷」) 隔是 (猶言「已是」也。如夢)。「隔」又作「格」，白詩「如今格是頭成雪」。顧况詩「市頭格是無人別」。

這都是詩中做助詞用的。也好比做詞用些領字一樣。

(e) 有插入通俗佳語的。這要舉元稹酬復言長慶四年元日郡齋感懷見

寄做個例子，詩有云，「富貴祝來何所遂，聰明鞭得轉無機」注云，「祝富貴，鞭聰明，皆正日童稚俗法。」這是一種歲首佳話，拈來構造詩辭，比用古典不板。

(四) 唐詩的批評

「上」詩家批評

一、四傑之繁富

案初唐四傑，皆帶六朝的錦色。故詩藪外編云，「王^(勃)楊^(炯)之繁富，」舉王楊實兼餘子。四傑統評如是，但亦有分別：詩鏡總論云，「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

二、四友之清華

見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唐詩如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亦屬臺閣體裁，翰院清華者宜宗之。」

三、沈^(期)宋^(之問)之豐蔚

見詩藪外編評，或又分沈宋爲上下品。詩鏡總論云，「宋之問精工

不足；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叮叮，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

四，陳(子昂)張(九齡)之超曠纏綿

劉熙載詩槩云，「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案陳張振敝起衰，論功合着黃金鑄像。詩槩又舉出二人代表的作品，云，曲江纏綿·射洪超曠。

五，儲(光羲)孟(浩然)之間曠

見詩藪外編評。

六，高(適)岑(參)之悲壯

全上評。

七，李(白)杜(甫)之雄大

全上評。

八，王_(維)李_(頎)之風華

全上評。續昭味詹言卷三云，「于鱗以東川配輞川，姚先生_(維)以爲不允。東川視輞川，氣體渾厚，微不及之；而意興超遠，則固相近。」

九，昌齡_(王昌齡)之神秀

亦見詩藪評。詩鏡總論云，「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騷語，深情苦恨，變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案卽是龍標樂府，乃一代絕唱，神秀自指此種。

十，常建之幽玄

亦詩藪評。案建詩實參禪，殷璠河嶽英靈集標列「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數句便可見。

十一，雲卿 (孟雲卿) 之古蒼

亦詩藪評。案張爲詩人主客圖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生」，所取旨亦相符。

十二，任華之拙樸

亦詩藪評。案全唐詩小傳云，「任華，李杜同時人。」所錄華詩有寄李白寄杜拾遺諸作，可知華原是李杜的詩朋。其詩實開盧仝馬異一派。詩藪又云，「唐詩之拙怪者，咸以盧玉川馬河南，開元間任華已先之矣。」

十三，蘇州 (韋應物) 之流麗

見呂氏童蒙訓引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十四，昌黎(韓愈)之鴻偉

亦詩藪評。葉燮原詩云，「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說可參。

十五，柳州(柳宗元)之精工

亦詩藪評。魏慶之詩人玉屑錄東坡評柳州詩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意亦推服其精工。

十六，郊(孟郊)島(賈島)之寒澁

見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論前人詩，如謂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切中其病。」

十七，李賀之奇稟

見原詩評。杜牧爲賀歌詩序云，「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賀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墜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陸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案此狀寫語，卽葉氏所本。

十八，禹錫之雄傑

見原詩評。詩藪亦云，「夢得雄奇。」

十九，樂天（白居易）之浩博

見詩藪評。案張爲詩人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卽胡氏所本。

二十、錢(起)劉(長卿)之流利

見原詩評云，「錢劉淺利輕圓。」

二十一、牧之(杜牧)之俊爽

見詩藪外編評。藝槩云，「杜樊川詩，雄姿英發。」卽此旨。

二十二、丁卯(許渾)之整密

見詩藪外編評。

二十三、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

見原詩評。案溫李雖聯稱，詩實有別。詩藪云，「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明示溫淺李深。詩眼云，「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二十四、皮(日休)陸(龜蒙)之恢詭

皮陸向亦聯稱。四庫總目笠澤叢書提要云，「龜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于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其甲乙。」但唐詩至皮陸，已有數百年的歷史，許許多多詩家都坐領着詩園鼻很是冠冕的地位，這時候如要表現自家起見，就不能再作「畫虎」之想了。所以皮陸不再依傍前賢，翻變出恢詭的意境，弄巧鬪工，振作唐詩的餘響。原詩云，「甘作偏裨，自領一隊，皮陸諸人是也。」

以上所錄，不過畧就全唐最著名的詩家前人早有定評者鈔寫一些，比起全唐詩所收二千二百餘人之多，我們自覺實在太渺小，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譏了！

「下」詩話家批評

張潮的秋星閣詩話小引云，「李唐之世，無所謂詩話也。而言詩者

，必推李唐。夫唐人無詩話，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這話自是沿襲歷代一般尊唐摻宋的人口頭語。明胡應麟已證明這話不對，詩藪雜編裏舉出唐代各家詩話來，今遂錄如下：

「唐人詩話，久采可見者：李嗣真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叡詩格一卷。元競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蛻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秘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鍼計格三卷。今惟金鍼，皎然，吟譜傳，餘絕不覩。自宋已亡矣。」

按胡氏舉列雖衆，而不及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亦一怪事。現在胡氏所列數的詩話家，不消說是絕無僅有的了。我們只能用現在僅存的幾種唐

賢詩話書及其零篇隻句散見于各人集中或他書上的，編論分寫于後。
甲、「論詩學原理的」

這章是寫唐賢用平列的討究詩學的著作——用概論體的。我們看皎然詩式的結論是一十九字的辨體，司空圖詩品的總綱是二十四則品辭，這兩書都是用分析的詩義來部勒整箇的詩，都是很好的古代詩學原理書。現在我們把皎然詩式的一十九字照原序展列，再取司空圖各品於每字下對合，作一比較表如下：

皎然辨體十九字 <small>釋字 照附</small>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 <small>附狀語 節二句</small>
高 <small>風韻切 暢曰「高。」</small>	高古：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典雅：玉壺買春，賞雨茅屋，
逸 <small>體格閒 放曰「逸。」</small>	飄逸：落落欲往，矯矯不羣， 冲淡：素處以默，妙機其微，
貞 <small>放詞正 直曰「貞。」</small>	清奇：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p>忠<small>臨危不變曰「忠。」</small></p>	<p>勁健：行神如空，行氣如虹，</p>
<p>節<small>持節不改曰「節。」</small></p>	<p>洗煉：如鑛出金，如鉛出銀，</p>
<p>志<small>立志不改曰「志。」</small></p>	<p>沉著：綠杉野屋，落日氣清，</p>
<p>氣<small>風情耿耿曰「氣。」</small></p>	<p>豪放：真力彌滿，萬象在傍，流動：若納水轄，如搏丸珠，</p>
<p>情<small>緣情不盡曰「情。」</small></p>	<p>纖穠：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綺麗：霧餘水畔，紅杏在林，</p>
<p>思<small>氣多含蓄曰「思。」</small></p>	<p>含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p>
<p>德<small>詞溫而正曰「德。」</small></p>	<p>精神：欲返不盡，相期與來，</p>
<p>誠<small>檢束防閑曰「誠。」</small></p>	<p>縝密：語不欲犯，思不欲癡，</p>
<p>閒<small>情性疎野曰「閒。」</small></p>	<p>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諸鄰，疎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羈，</p>
<p>達<small>心迹曠誕曰「達。」</small></p>	<p>曠達：花覆茆簷，疏雨相過，</p>

悲 <small>傷甚</small> 曰「悲。」	悲慨：意苦若死，招魂不來，
怨 <small>詞理悽切</small> 曰「怨。」	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意 <small>立言</small> 曰「意。」	形容：如覓水影，如寫陽春，
力 <small>體裁勁健</small> 曰「力。」	雄渾：大用外腴，真體內充，
靜 <small>神情安寂</small> 曰「靜。」	實境：取語甚直，計思匪深，
遠 <small>相隔遠</small> 遠曰「遠。」	超詣：匪神之靈，匪機之微，

二書批評的原理對校起來無甚大出入。這種用原理治詩，確是唐人的創作。宋元明清多少做雜字課式的詩話家應有愧色了。

乙、「論詩學變還的」

這章是寫唐賢用縱展的討究詩學的著作——用文學史的眼光的。據

我們看來，唐賢寫這方面的，可有以下數種分別：

(a) 用論詩體

如杜詩戲爲六絕句，論初唐的四傑，尊重其文學的地位。

杜詩又有遣興寄贈哀弔等作，如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賀知章嚴武賈至薛華畢曜薛舉孟雲卿蘇源明鄭虔李邕諸人都稱贊到

浩然賀知章嚴武賈至薛華畢曜薛舉孟雲卿蘇源明鄭虔李邕諸人都稱贊到

。這種論詩體，每一篇論一人或一派，乃是文學史的一片段，後來元好

問王士禛論詩都仿這個例。

(b) 用紀事詩體

例如韓愈的薦士詩，從上古說到唐朝的陳子昂李杜

，把古今詩藝的趨勢，作一種身瞰的寫法，對於詩的源流正變，歷歷賦

陳明白，這種用詩來紀詩的本末，原是後來的紀事詩體，和截絕的論詩

體不同。

(c) 用書評體

如司空圖與王駕評詩云，

「陳杜濫觴之餘，

(升庵詩話有此句。詩數無。)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于江甯，宏肆」(此

肆」字據詩數寫。升庵詩話作「思」字。于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寬，若清沅(詩數)

「沅」字，升庵(詩話作「沈」字)之貫達。大庾諸才子(升庵詩話作「十數公」)。抑又次焉。(升庵詩話作「其大」)

元白力勁(詩數此「勁」字，升庵作「就」字)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此句據升庵詩話作「乃都邑之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詩數如此。升庵稱「劉公」)闕仙無可(此

人名升庵無(詩數有)劉得仁輩(升庵無此「輩」字。詩數有)時有佳致，(「有」字據詩數。升庵作「得」字)足滌煩襟(詩數如此。升庵作「亦足滌煩」)。

胡應麟云，「按圖此論，擷重概輕，繇巨約細，品藻不過十數公，而初盛中晚，肯綮悉投，名勝略盡，後人綜覈萬端，其大旨不能易也。」

升庵詩話又載圖評詩一段，恐非與王駕評詩之文，詩數亦不載，今錄如下云，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舉哉。」按師友詩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傳錄載張蕭亭說曰，「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

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于平淡中求真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蓋與此說相發明。」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

以上司空表聖所論，指陳當代前後詩人得失升降之大略，以爲學者借鑑。這是書評體裁，極有文學史的眼光和價值。

(五) 餘論

——推唐詩之變於宋

推究唐詩的翻變，只有宋賢可合變局的資格。像明七子那樣宗唐，僅止影攝唐詩的面目，真是沈德潛所謂冠裳土偶之類，那里配說是一種變局呢？但是宋人翻變出來的成績，派別不同，造詣也不同，怕也難說

盡盡美的！今就時代先後列述各體如下：

(一)白體——名見元方回羅壽可詩序

顧嗣立寒廳詩話載方回桐江集有云，「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

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鉉、鉞）王元之（禹偁）王漢謀。「這幾人裏頭，以王

禹偁徐鉉二人最善學白樂天。」

蔡寬夫詩話云，「禹偁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有詩暗合子美，父子相對忻然。」宋詩鈔王禹偁小傳題這則趣事是他自記的詩語。這自然是極偶然的事情，故可驚喜。我們統看起來，禹偁諸咏時令詩如七夕寒食等作皆氣韻平和，與藝苑卮言卷四評白樂天長在「用語流便，使事平安」者，可謂肖類。

宋詩鈔徐鉉小傳引馮延巳語云，「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道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洪

悉織阿之習。「今考鉉詩如長歌報亞元舍人有一朝削跡爲遷客，日暮青雲千里隔」之句，與白樂天所謂「同是天涯冷落人」，詩致悽楚宛轉，正復相符，不單是長篇學白體而已。

(二)西崑體——按滄浪詩話云，又名李商隱體。其實非是。沈德潛說詩略語卷下亦指其誤。胡衡齋滄浪詩話注語頗晰，其略云，按唐元和太和之際，李義山傑起中原，與太原温庭筠飛卿南郡段成式柯古三人皆行十六，用儷偶相夸，號三十六體。並無西崑之名。卽大年自序西崑酬唱集亦稱取玉山策府之義，非謂李商隱體卽西崑體也。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在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按

即指紛紛效者。——故崑體（「西崑」之簡語）之作，翕然一變。「崑體起來了，評論有毀有譽，毀它的莫甚于石介怪說所云，

「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

這話據我們看起來，不過爲理學家張目罷了。西崑體的藝術基址，還是絲毫沒有掀動。平心而論，楊劉的詩，既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所云，「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而又如劉攽中山詩話載楊大年謂杜工部爲村夫子，真可笑是不自量的了。但他們因爲「時際昇平，春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用四庫總目武夷新集提要）此亦一勝。至於末流

之弊，生吞活剝，未免貽譏不少。錄古今詩話所載於下：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擗搗至此！聞者大噱。』」

(三) 晚唐體——名并見滄浪詩話羅壽可詩序

唐詩的統緒章引錄楊升庵詩話所載晚唐兩詩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而并不列入李義山之名。楊氏並云李義山學杜甫，不可以晚唐目之。其言派別最嚴正。這裏所謂晚唐體，也不過是升庵分別的意義。分流於下。

(a) 張籍派之寇準

四庫總目寇忠愍公詩集提要云，一準以風節著于時，其詩乃含思懷惋，綽有晚唐之致。苕溪漁隱云，「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

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今按此作自可入樂府歌唱。四庫總目擬以秦觀小石調，說極近理。但其源實出於張籍樂府。詩鏡總論曾謂張籍好盡意，盡意則褻。蓋卽是寇詩之類。

(b) 賈島派之九僧潘閔林逋魏野等

前論唐詩的統緒章，引用歐陽修六一詩話及司馬溫公續詩話，關於九僧的詩已略見其槩。但是九僧詩的特色究在那里呢？再看六一詩話說完九僧的傳世名句，接着引一件故事云，

「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于是諸僧皆閣筆。」

這可見九僧也只會「綴風雲，弄花草」，不會作「白戰」的了。元方回羅壽可詩序云「其晚唐一體，九僧最逼真。」這是論其承前；倘論到啟後的影響，九僧與西崑唱酬諸公，也是氣息相通的。

顧嗣立寒廳詩話引方回桐江集，于晚唐體除上述九僧寇萊公諸人外，尙數及魯三交林和靖（通）魏仲先父子（野，開）潘道遙（閩）趙清獻（休）之徒。

這幾人中，要以潘閔林逋魏野爲最著名。今略述之。劉克莊江西詩派山谷小序云，「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

案潘閔著有逍遙集，四庫總目提要謂閔在宋初，去五代餘風未遠，其詩如秋夕旅舍書懷一篇，臘雪一篇，間有五代蠹獮之習，而其他風格孤峭，亦尙有晚唐作者之遺。又引事實類苑稱其苦吟詩貧居詩等云云。可知潘道遙仍是閔仙苦吟一脈。至于劉沘中山詩話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可看李東陽麓堂詩話評劉長卿集，悽惋清切，譬之琴有商

調，自成一格等語便明白了。其次論到魏野林逋。林逋是後村詩話所謂「一生苦吟」的詩人。看他的詩，吟寫「松衣石髮」，極其幽冷。他丟開了塵俗的一切，比詩僧尚有過無不及。魏野與林逋亦同時人。都穆南濠詩話錄其數聯，稱爲真隱者之言。溫公續詩話又稱野詩效白樂天體。大概魏野擬白，和潘閬擬劉長卿同例，吟旨清婉均相似。四庫總目東觀集提要評野在宋初，其詩尚仍五代舊格，未能及林逋超詣，而曾次不俗，故究無齷齪凡鄙之氣。並引趙與峿娛書堂詩話稱野詩冲淡閒逸云云。總之逋野都以做隱逸詩出名，用晚唐的裝點，寫瘦峭的旨趣。論其詩致遠詣，真要透過「潭底影」，襯出「樹邊身」了。

(四) 韓昌黎體——名見滄浪詩話

宋人尊昌黎體，以歐陽永叔爲最。六一詩話稱昌黎筆力，無施不可。推崇備至。原來永叔要以昌黎後一人自命。麓堂詩話錄梅聖俞語云，

「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考永叔集中有讀蟠桃詩寄子美詩，也是以孟比梅，以韓自比。但永叔雖然自許如此，如王世貞的藝苑卮言還指摘他最得意的廬山高之作，「僅玉川之淺近者」哩！這大概是昌黎和玉川都是好做險怪詩，而且昌黎還有效玉川子之作，是後來麓堂詩話所稱爲玉川底精華的。昌黎玉川既有這重文學姻緣，體製上自含有類似性，所以永叔壹志刻韓也許有時而弄得類廬的了。這事並不算稀罕，如南宋謝臯羽的詩，有自題「效孟郊體」的多首，論格律也和昌黎相近。而沈德潛的說詩碎語竟也把他爲盧仝哩！平心論來，昌黎的詩，極似一種雄辯之文，畏氣迫人；永叔雖然學步昌黎，却比較的敷衍可親，讀者自可想見永叔的文學個性的所在。至于像晁無咎那樣學昌黎的祀享詩，張表臣珊瑚鈎詩話以爲可亂韓集楮葉，實則至多價值也不過等于經學中的「僞孔安國」罷了。

(五) 杜少陵體——名見滄浪詩話

陳後山詩話云，「歐陽永叔不好杜詩，余每與黃魯直歎以爲異事。」
「陳巖肖庚溪詩話舉出反證來，以爲六一詩話于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集古目錄又取杜詩以證碑刻之真僞，明是永叔好杜之故。今案歐陽永叔于杜服膺，自是分理；但未必卽因此影響及其篇體。須知宋賢當中，永叔只代表昌黎宗派；而王荆公却是代表少陵宗派。二人所摹擬，都極超深，並不是規規于形跡的，故皆有獨特的成功！荆公的杜工部詩後集序云，「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這話簡直是要一切詩人都須受過少陵的洗禮，纔許合詩人的資格。至荆公自己却又客謙的說是「病未能學」。其實荆公詩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臨川詩鈔小傳所評真不謬。但荆公時喜自出心裁，絕不肯有所拘束，故極得自由揮霍之致，看不出泥住少陵的

形跡。宋賢除荆公外，如蘇東坡黃山谷亦皆奉杜爲法。藝苑卮言卷四謂東坡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至于二人之近體七律，更不出少陵範圍以外，峴傭說詩謂東坡得其流轉，山谷得其奧峭。大約蘇黃二人比較起來，東坡還是旁行斜出涉獵別家爲廣，如李太白劉夢得韋應物等，皆時時染指。山谷對少陵較爲顯淑。張戒的歲寒堂詩話且以爲「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可想見其精學之效。以上學杜舉荆公和蘇黃三人都是眼手特別的高，並不像陳後山那樣垂淚學杜，或陸放翁那樣拍一拍自己的胷子而仿寫少陵的悲憤，以及那一切「時非天寶，位非拾遺」的詩人強效杜言杜語的無聊！

(六)近體——即律詩，名見滄浪詩話

近體即五七言律，絕。絕詩由截取律詩部分而成。故律詩一名，實

可包「絕」在內，特因篇量有長短之分，于是對言則異，而散言仍通。又以句字之多寡，故標五，標七，以便稱別。順德黃先生詩律引日本中井積善曰，「詩本于五言，加兩字于五律以爲七律。」可知五七言實只一種。近體諸標名的意義已釋明，乃進而論近體的性質。汪師韓詩學纂聞樂府篇云，「七言律詩卽樂府也。」我們援用上面標名的釋義，即可知近體便是樂府。姑再投說爲證：李重華詩談雜錄云，「五言絕發源子夜歌。」案子夜歌原是樂府曲辭。李重華又云，「七絕乃唐人樂章。」至如薛道衡的昔昔鹽以五言排律體而入樂府，則五律自然也是曲辭。總之近體都從樂府出來，近體是本來有樂府的性質的。但是近體最早而且經過長時間的發達的，總要推唐朝。同時近體因在這長時間發達之中而起了變化：把那具有樂府性質的近體漸漸從聲曲裏脫溜出來，弄成祇是徒章不可歌了。又因聲辭究竟不可中略，乃應運而生了中國文學史上

極熱鬧的「詞」出來。起初唐朝做出來的詞，都是從近體胎生，——因為近體做得厭了，遂支離之而為「詞」。我們試看唐人最盛行的詞，都是「令曲」——可稱為「小詞」。如最著名的詞家溫庭筠所作的南歌子，荷葉杯，蕃女怨，遐方怨，訴衷情，定西番，酒泉子，女冠子，河瀆神等，盡屬小令單調或雙調。江山劉先生詞史以為此等皆「自五七言詩句法出，而漸與五七言詩句法離。」其實這種令曲除其句有長短不合絕句形式外，它的閒緊法度完全是仿照絕句的。張炎詞源謂「令曲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再看峴傭說詩論絕句云，「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五絕七絕，作法略同。」
二說討論一詞一詩的作法，極相彷彿。但這只是法式相似，而句式不能相似。我們查考起來，還有完全絕句的法式及句式，而竟可入詞調的，

試看杜文瀾校刊小秦王詞律引漁隱叢話云，「唐初歌舞，多是五七言詩。今（宋）止存瑞鷓鴣小秦王二闋，瑞鷓鴣是七言八句，小秦王是七言絕句。」這種例子，如蘇東坡晁無咎所演和的陌上花，音節夷宕，全本杜少陵「黃四孃家」絕句。漁洋詩話謂「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卽小秦王調也。」這可見近體詩和詞確是脈絡相通的了。總之上文已說過唐朝是近體最發達的一長時期，因此詞的富源是蘊蓄得非常充分，結果便是由近體開出三百年宋詞光明燦爛之路。

唐詩綜論刊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二 十二 太成功

五 五 希冀

五 五 期見

十五 十 乃作隨手之妙

二十 十 故事

二九 十 胡應麟

三一 一 諸侯

三二 八 並鈞

四十 十二 杜出聖人來

六十 十 用的頗多

正

大成功

希冀

想見

乃作者隨手之妙

趣事

胡應麟

諸侯

並鈞

杜聖人出來

用的頗多

七十

二

(d)

(b)

七六

六

騷之苗裔

騷之苗裔

八十

八

釋字

釋字

八四

八

升

升

八六

七

詩語

詩話

詩歌史 詩品釋三卷

實價五角
總發行所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奉化許文玉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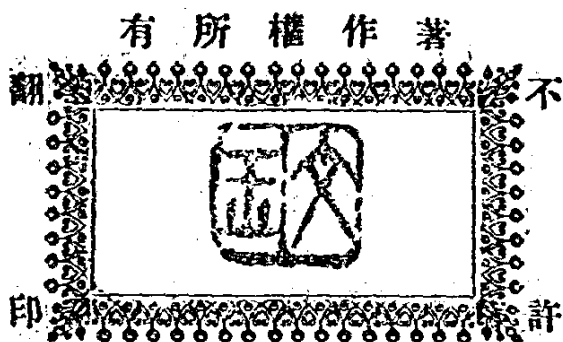
梁鍾嶸詩品一書，爲「中國文學批評」之傑作。歷來

談藝之士，均雅重之。然此書之足重，決不在其表面上所定詩家之品第，實別有其獨特之宗旨也。本書釋者特揭出鍾嶸心目中主張之三派，一派爲正體詩，以曹植陸機顏延之謝靈運……謝超宗顏則爲代表；一派爲古體詩，以阮瑀嵇康歐陽建統紹嵇含……張欣秦范縝爲代表；一派爲新體詩，以張華鮑照湯惠休沈約王融爲代表。正體派之詩，選辭入時，而持義婉厚。古體派之詩，則有貌似神遺之歎。新體派之詩，靡辭險調，流爲宮體，異諸貌亦不同諸心已。鍾嶸既惡此之騫於新聲，亦不直彼之摹以古色，乃表章正體派之上承詩教也。以此釋之：嶸書之價值自明！前人一切皮相之辭，如煙霧俱歛矣。附錄古詩書目提要及評陳延傑詩品注二文，均本書釋者最近所作。可參看。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五百冊)

中國詩歌史
研究叢刊
唐詩綜論

實價四角



著 作 兼
發 行 者
奉 化 許 文 玉

印 刷 者
北 大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國 立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部

712
11/11/99
(3)

086401

(2)